

第6卷

徐訏文集

上海三所書店

第6卷·小说·

# 徐訇文集



上海三联书店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滔 滔 .....     | 1   |
| 属于夜 .....     | 14  |
| 春 .....       | 19  |
| 旧 地 .....     | 46  |
| 幻 觉 .....     | 63  |
| 犹太的彗星 .....   | 89  |
| 赌窟里的花魂 .....  | 108 |
| 气氛艺术的天才 ..... | 131 |
| 烟 圈 .....     | 144 |
| 内 外 .....     | 152 |
| 本 质 .....     | 160 |
| 小刺儿们 .....    | 172 |
| 助产士 .....     | 179 |
| 郭庆记 .....     | 191 |
| 阿刺伯海的女神 ..... | 200 |
| 太 太 .....     | 224 |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丈 夫 .....   | 235 |
| 百 灵 树 ..... | 280 |
| 初 秋 .....   | 300 |
| 禁 果 .....   | 325 |
| 笔 名 .....   | 338 |
| 鸟 语 .....   | 372 |
| 结 局 .....   | 408 |
| 一九四〇级 ..... | 444 |
| 劫 贼 .....   | 461 |

## 滔 滔

### 一

从船上下来的客人，挑着担，携着筐向岸上跑去，上船的客人也都上船了。

小轮船拖长地叫了一声。

小顺哥赶快从船上跳到了码头，望着船出神。

小顺嫂看她丈夫还站在码头上，她像出嫁时候离开娘家一样，鼻子一阵酸，也不管今天穿的是一件新蓝布褂，为避免旁人的注意，她拉起衣角就揩眼睛。她一时竟后悔离家了，她想跳上码头，跟着丈夫回家去。

但是小轮船又拖长地叫了一声，船就离开了码头，她望着船埠向后退去，退去，她看到她丈夫也走了，于是她看到码头与岸景合而为一，只有一朵烟还停在江天上。她回过头来，前面滚动着滔滔的江水，再前面是她渺茫的前途，她想家里的一切，从厨房想到卧房，她想回家。但是她必须出门。她是一直想出门的，如今已经出来，自然再回去的时候要同别人一样，有一点面子。她是带着乳汁出来，回去的时候一定要换回点幸福。

她今年二十一岁，嫁给小顺哥才两年，两年来，夫妻一步都

没有离开过。小顺哥是一个朴实勤俭的农夫，小顺嫂则是刻苦能干美丽的女子，她养在荒僻的农家，又嫁到荒僻的农家，她烧饭，洗衣，提水，不用说家里的事情都是她一手处理，农忙的时节她还要下田野！夜里常常还在一豆的灯下打草鞋，搓绳。二十一年来，在她记忆中只有一天般的，她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，吃的是白薯，米饭，腌萝卜，咸菜……偶尔有一点别人送来的咸鱼，以及过年时几块鲜鱼鲜肉，在父母手里是这样，在丈夫身旁也是这样。

但是她是强健的，愉快的，早晨的阳光，新鲜的空气，劳作的锻炼使她成为一个壮健的女子，她没有抱怨生活，没有抱怨工作，她过着清苦简单的生活。

可是，在她结婚一年半以后，她开始有了一个新的欲望。

是一个出门一年的邻家女回来了，她在城里一家人家做女佣，不过一年半，竟衣着一新，还带来许许多多新奇的东西。

她开始知道了城里。那个女佣告诉她，在城里，灯一扳就会亮，路是广阔的，有车子在上面跑，许多人，许多人，而许多人都是美丽的细巧的……连那班以前同她一样的人，现在都细巧了，牙齿坏了的，变成了亮晶晶的金牙，衣服都是发亮的绸缎，连做鞋的料子都有光，鞋底都是皮的。那自己动手用布做鞋底，她们已经是不会了。那个女佣还告诉她前村里的七姐，出去了五年，现在已经是发财了，后庄上的刘三嫂，出去了三年，回来就买了田……这些人她本来从不去注意，现在她开始想去看看。

最后，她终于同丈夫说，她要进城去做女佣去赚钱，但是小顺哥不赞成。他说，在城里做女佣听说十个有九个同主子有暧昧的事情，要不，她们个个回来都打扮这样漂亮。

她虽然因此没有出去，但是心开始不安，每听到有人从城里回来，她就要过去谈谈。她开始注意到她们的衣鞋同山村里的不同，口音的异样，她还尝到她们从城里带回来的食物，各种新奇的味

道。而据说,这些在她们主人家是天天吃得到的。而且每个人都劝她出去,人人都说,像她这样聪敏的人,不出去真是可惜,她出去做一年要比小顺哥十年,还可以多赚钱。

于是她又一次次同她丈夫说去,说每个女佣同主子有关系的事,不见得可靠。即便可靠,一半也在本身,如果去了不好,反正可以回来的。

小顺哥觉得话虽那么说,但似乎不能离开她。于是这件事又搁浅了。

接着是小顺嫂有孕了。有孕的时候,许多亲戚朋友都劝她生下了孩子到都市去做奶妈,奶妈是最得主人爱惜,而且最赚钱的事情。她们还举出许多自己认识的人,在都市做奶妈是多么幸福着。

这使小顺哥的心也动了,小顺嫂不用说,对于前途是起了许多幻想。

肚子一天一天膨胀起来,大家都高兴而且期待着。他们都年轻,并不期待那肚里的男孩或是女孩,期待的是乳房的乳汁,似乎那乳汁会奠定他们整个的幸福似的。

他们的快乐,他们的美梦,现在都在乳房里的乳汁一同酝酿,他们是期待她有丰富的乳汁,浓而且多。

幸福同她生产的日期是近起来了。

事情是巧的,当小顺嫂生了满月时候,亲戚里一个在都市做女佣的回家来,谈起主人家的一家亲戚,正雇不定一个奶妈,而且,像她那样的人,一定可以耽久。于是先由那个女佣托人写信去回,回信到时就可以一同上去。

于是小顺嫂与小顺哥都盼待着回信。

这样他们第一步的梦实现了,小顺嫂随着那位亲戚动身,小顺哥送她们到小轮船,再三叮咛多多托人写信来。小顺哥虽有点难过,但是小顺嫂是带着乳汁去,不久就要带着幸福回来的。

二

小顺嫂进的这家人家姓刘，家里人不多，刘先生已经三十多岁，才生这一个男孩，但他们已有三个女孩，在读书了。

第一是刘老爷人好，同太太很好，看中女仆的事情是没有的。其实，马路上的人个个都比她好看，就算老爷不好，也不会调戏她，她觉得小顺哥的话是太不可靠了。她第一封信给小顺哥就先告诉他这件事情，连写信的测字先生也笑了。

一切是因为她的奶好，人又老实，被老爷太太所欢喜。跟着日子的过去，她同刘家熟稔起来，她同都市也熟稔起来了。

刘家，小顺嫂以外还有两个女佣。女佣们的一切起居与饮食在她看来已是够好，但是不久，刘老爷与太太对于小顺嫂待得比她们都更好了。

有人打牌了，他们叫小顺嫂早睡；凡老爷与太太吃剩的鸡、肉以及补品等等，极力叫小顺嫂吃。

小顺嫂稍稍有点病，就叫她到医生地方去。一切劳力的事情都不用做，只要她抱抱小孩。

日子是在幸福中过去了。

刘老爷是在银行里做事，这个银行的总行是在上海，总经理呢，姓陶，是刘老爷的亲戚。

那时，在小顺嫂进来六个月后，陶经理需要一个奶妈，因为上海难找，于是就托刘老爷，刘老爷为要迅速妥当，决定将小顺嫂割爱了。

小顺嫂不肯离开这样幸福的环境，但刘老爷告诉她上海的环境会更多幸福。

小顺嫂觉得上海离家太远，但上海究竟是上海，她在刘家三月，已经是听到不少的次数，许许多多地方她曾听得不相信起来，

但如今她可以去上海了，她可以证实上海的一切。

小顺嫂左思右想的，结果决定回家一趟同小顺哥商量商量看。

小顺嫂将这件事同太太商量，太太说这件事决定要快，要回家明天就回去，大后天就出来。

当天，小顺嫂上街去，她上街已经有好些次，她知道洋货店，她知道洋布店，她还知道糖食店。

她是年轻，聪敏，二个同事的女佣是她模仿的榜样，太太又爱她，送了她一些不要的衣服，她现在也很知道鞋口应当加深二寸二，袖子应当少去一寸八，衣裳应当有短的长的二种。

头发剪去已经两个月了，皮肤已经白了许多，她被刘老爷太太所教导，为要伴小孩同睡的缘故，已经养成了用无敌牌牙粉，牙刷，以及常常洗澡习惯了。

她已经知道将床铺叠得方方块，已经练熟了电灯开关的用法。

然而现在她要回家，她要买一点东西回家。

她买一只热水瓶，买些衣料，买些日用的东西，以及自吃的同送人的食物。

她想念家，想念丈夫，还想念孩子；她爱她的家，她的家，在她去后，是由她丈夫迎他的姨母掌理着一切。她如今可以回家了，她带回去这许多东西，她是光荣的，还有她穿的衣服与时新的打扮。

她兴奋得夜里都睡不着了。

### 三

天没有亮就醒，看看天，看看屋顶，她再也不想睡着。起来，她收拾行李，她把昨天买来的东西检点一番：热水瓶，可以给小孩用，还有姨妈，老年人幼年人不都要在夜里喝水的吗？衣料，一包是给丈夫做衣裳的，一包是给小孩的，一包是给姨妈的，一包是送人的，

还有零星的东西，食物，她点好了分好包好。再把空闲辰光缝好的自己孩子的衣履也放在一起，她于是把电灯关掉，天是亮了。她喂好奶，把尿布换好，将小孩交给刘太太，早餐后，她就坐洋车到了码头，于是鸣的一声，她回乡下去了。

江水滔滔地滚着，她心头有按不下的一种快乐。她凝视江水，好像它与六月前的江水是完全两个似的，无数的树影云影向后退去，终于船埠到了，于是她的骄傲在脸上浮出了轻笑。

刘太太是叫她就去就来，她也来不及写信给她丈夫，船到码头的时候也没有人来接，她还带着许多东西，于是她坐了一顶轿子。

轿子一到家，许多人来看看，呵！原来是小顺嫂。

许多人都传开去，在外面工作的小顺哥，也回来了。

这是半年，半年没有会面，可是情形都有点不同了。

小顺嫂坐在房间里，发亮的衣裳。发亮的头发，丝袜，皮底鞋；而小顺哥呢，土在他的头上，泥在他的脚上。……

他在外面突然听到小顺嫂回来，他心里一惊，他想她每半月有信来，每个月有钱来，现在突然回来，还坐轿，那不是在外面苦病了，还是怎的？他到门前就看见许多人，可是他没有问一句就跑到了屋里，他再也想不到小顺嫂变成了这样，他呆着，心里说不出是高兴还是怅惘？还是有几分妒嫉？还是有几分惊惶？他喘气，可以说是外面赶回来的缘故，但心跳，这在他是一个太新的经验。“……”他说不出什么，也不知怎么好。倒是小顺嫂，一见他进来，立刻站起来说：

“呵！真是好久不见了。”她对谁都这么说，但是对小顺哥说的声音有点不同。

无论是怎样不同法，但在小顺哥看来，小顺嫂是什么都同以前不同了。

于是他们间起了有一点隔膜，什么话都引不出来，姨妈像客人

一般的待小顺嫂，什么事情都不让小顺嫂做。小顺嫂于是只好做自己事情，她把要送的东西送好了，把自己孩子的衣服鞋履上上下下都换了。

她抱着自己的小孩，喂奶吃，她确感到比别人的小孩要亲切，可是当她的孩子熟睡了，她把他抱到床上去时，她厌憎这床，这被，这一切，她于是厌憎她的家，家里的一切，她也看不惯她的丈夫，丈夫的一举一动，以及丈夫的一切了。

可是天已经黑下来。乡下人的晚饭是很早吃的，她到灶间去，姨妈正在忙，她拿出带来的食物，是几根从刘家拿来的香肠，她有点不知怎么帮姨妈好。

这是一间以前许久许久整天在里面忙的灶间，可是这一隔半年，现在真是疏远了。她觉得屋子太低，窗洞太小。地下满是鸡屎，以前总是由她扫的，现在走路都感到脏了。窗洞刮进一阵风，把已吐到外面的炊烟从烟囱口打了进来，她眯起眼，背过身。

“……”姨妈望一望她笑了。

“阿德婆，我替你舀一桶水来吧。”她忽然想一件合适的事情去做，一方面也因为她有点不好意思，想借此躲开去。

她于是提着桶出了后门，走几步就有一条河，这条河是全村的水源，洗衣，洗米，洗菜，都是用这条河里的水的。

她于是从崎乱的石阶走下去，石阶是湿的，还有些烂菜叶粘着，她又穿着皮底鞋，一滑，几乎倒了。她自己都不信，这是她以前一天跑十多次的地方。河原先是伟大的，美丽的，现在是卑屑与狭小了，她是今晨才坐着轮船回来，轮船在辽阔的江上足足走了好几个钟头。

一只手扶着石砌，把水提上来，三步一停到了家。

“我想你路上累了，去息息吧。”姨妈心里在说，“你还是进去了好，我倒可以干脆地工作。”

于是吃饭了。她吃不下饭，她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回答她丈夫许多的家常话的，她厌倦，她觉得他太不见世面，太土俗了。

她偶尔说到什么东西还是夜里买来的。她丈夫就说：

“夜里还有这些东西买？”

她弄得什么话都不能再说，于是坐着等小顺哥吃饭。他真是能吃，她有半年来没有遇见这样能吃的人了，似乎觉得能吃也就是土俗之一种。

接着是小孩醒了，她喂他奶。

姨妈吃好饭就替他们去预备床铺，于是慢慢就到睡的时候了，她要到上海做奶妈事始终没有提出。

小顺哥是爱她的，但现在他怀疑她。于是这一夜过得并不快活，因为不快活，小顺嫂更决心去上海，

因此也更决心不同小顺哥商量了。

第二天她就离家了，可是这次离家同上次不同，上次她胆小，她恋恋不舍于家，她怕，她摸不着前途，可是现在她摸到了前途，望见前途的光明。

船埠不见了，江水滔滔滚着，同以前一样，虽说她现在也是离家，可是她比回来时还快乐，昨天归途中她还怕今天的别离，而今天，别离，在她可真是没有一点感伤，她以前在外面总常常恋念家，可是现在，她满心是轻快，好像她可以不想起家似的了。

到了刘家她像出了地狱一般，一口应承刘太太到上海去。

#### 四

这样就到了上海。

经过许许多多宽阔的马路，在一家铁门前停下来。于是新的生活又开始了。

陶家上下佣人有十来个吧。她们领她到一间小房内，她同一

二个人谈几句,就只听见他们的谈笑了。她就静静地坐着。

大概是十一点钟,才有人说老爷起来了。又隔一个钟头,有一个女佣拿玻璃杯来叫她挤点奶,说是给医生去检查的。

一直到下午三点钟才看见太太,第二天才抱到少爷。

抱到了少爷,她的地位就高过了所有的佣人。她比所有的佣人都吃得好,睡得早,什么事情都不用做,只要抱住了小孩不让他哭就是。

于是日子一天天的过去,她同其余八个佣人也熟了,关于上海种种她也听见了,她也好几次抱着小孩跟太太去作客过了。

现在,同事间都看重她,尤其是汽车夫,每天当晚饭时候,他们就会见了,汽车夫总是对她笑,有时因为她抱着小孩,他就替她添饭,搬凳,男子替女子做事,在她是新鲜极的事情。

有一天,是少爷有点病,太太叫她抱着孩子坐汽车到某医生地方去。

于是汽车里就只有她同汽车夫了。

“你到上海这些天还没有一个人去玩过吧?”

“可不是么?”

“我们今天可以多绕一个弯,在热闹地方走一圈可好?”

“太太知道了,还不骂我。”

“伊又不是神仙,怎么会知道呢?”

于是他随地就告诉她新奇的地名与特色。忽然车子停住了。

“到了么?”

“不,我买点香烟。”车夫于是买香烟去了,她觉得他能干,觉得他知道的东西真是多,这些事情她早就碰到过,可是今天她是特别地意识到了。

车夫把香烟买来的时候,开后座的门叫她吸,她拒绝了,可是她不能拒绝车夫叫她到前座去,到前座,她不是更容易听到车夫讲许多新奇的事物么?

“你以前什么时候来过上海呢？”但是车夫的话不再指外面说了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么你真是太聪敏了，你的乡下话已经改净了呢。”

“……”她新奇，这样话她真是不会回答，她觉得他才真是聪明，一面说话，一面开着车。

他一直问她的家，她不得不忠实地告诉了他。于是他诉他的身世，他说他只有一个老母，他又说他有一个姐姐，非常像她的，现在已经死去了……

好容易到了医生地方，车停的一刹那，他握住了她的一双手，把脸挨到她脸上去。

她感到一种力，她不知怎么好，于是嘴到她的嘴了。一刹那，她想到她丈夫，想到丈夫于新婚夜里的粗笨动作，于是她随他布置，他把她的手拿到他的背上。

归途中，他约她明天早晨八点钟，老爷太太正高卧时，他在车间里等她，她没有回答他。

第二天早晨，她一早就醒了，可是她犹疑，犹疑到九点钟她还在犹疑，结果她没有去。

但是到下午，太太又叫她坐汽车抱少爷去看医生，她怕，她怕他一定会说她，会责问她，会对她发怒。可是她又不能永远不见他。

车开了，他一句话没有说，可是车停了，她又坐到前座去，她怕着，但是什么都出意料以外，他不但不怪她，还只说自己不好。她想不出他有什么不好，倒想到她丈夫从来不说什么自己不好过。

接着又是一天，又是一天，第三天碰巧少爷在车上叫了，她于是喂他奶，可是车夫的手也跟着少爷到她的胸脯了。

这样以后，就三天两头在厨房同车夫单独相叙了，可是车夫要她到车间去，说是那边可以寻更大的快乐。她怕。于是车夫叫她

同前夫离婚了，说离婚以后就可以嫁给他。

“离婚。”这是一个新名词，她在一月前才从陶太太地方听到大小姐要离婚的事，可是现在车夫叫她同丈夫离婚，她说：“这难道也是穷人家可做的事么？我又不是大小姐。”

“离婚不是谁都可以办到的。”

“可是，难道太太会帮我这个忙么？大小姐要离婚她还骂她呢！”她以为陶太太对她是好到了这样。

“用不着她帮忙。”

“可是她知道了，我们还能在这里吃饭么？”

话虽在这里停顿，可是以后常常提起这个问题。每次提起后她就觉得对不起自己丈夫，可是一提起了，又觉得这是一件终身的问题。她时时想到她自己的家，尤其小孩，可是没有办法，她一难过的时候就寄点工钱回去，寄了工钱，她内心是平安了，内心一平安，她是更敌不住车夫的诱惑。这样一天一天过去，于是，她终于跟他到车间去，从此春光中的车间再也关不住年轻力壮男女的春情了。

他们的私行，并不能瞒住别的佣人多久，可是她是只要太太相信她就好了。

陶太太对她可真好，你瞧，哪一次牛奶，或者鸡汁吃剩的时候不是给她吃？哪一次笨重的工作不是阻止她做，她初来的时候，帮了帮同事的忙，太太不就说那些同事贪懒么？哪一次太太们打夜牌不叫她先去睡？哪一次太太不再三叫人把好的饭菜先给她吃？还有她有了一点点伤风发热，太太哪一次不是叫她立刻去看医生？……这使她骄傲，使她作威福，使她看轻了其余同事。她抱住了少爷不叫，她可以借少爷名义沾别人的便宜。别人也总得退让三分的。

## 五

日子飞一般的过去，孩子的叫声忽然多了起来，于是太太对她

的责问声也多了,终于,有一天,她看见太太把多余的牛奶叫别人去吃了。她又听见太太在背后对别人说到她的奶汁减少的事实了。

这可使她觉悟到太太对她好,完全为她的奶汁,也就是完全为自己的小孩,现在她奶汁没有,太太已经不同她好,平常怀恨的同事可更给她难看了。她于是更不得不亲近车夫。

可是,车夫也变了,车夫再不谈什么离婚结婚的事,他总是约她早晨到车间。她怕车夫要不同她好,所以再也不失约,可是车夫因此更不必谈到什么离婚结婚了。

这样的事情正是给怀恨的佣人的机会,风一样容易地吹进了太太的耳朵。

奶妈原为机器,主人把鸡脚,肥肉一类原料的东西叫她吃下去,等它成了奶就把它榨出来为孩子用,这是每个有钱的母亲的用意,也就是陶太太的目的,现在奶汁既然减少了,外加那更奇怪的事情,于是有一天:

“小孩子也快断奶,所以……这是你的工钱。”陶太太固然仍是说得很和气。“怎么? ……”可是小顺嫂哭了。

“唉,奇怪,哭是为什么呢?”陶太太以为她是为同车夫别离而哭的呢。

“太太一向待我好,现在要离开了,我怎么不哭?”

“那么你有便还可以来走走。”陶太太很客气,可是在小顺嫂远未出门,就听见陶太太说:“难道她还要在这里过老么?”

## 六

辞歇了的奶妈自然不会用汽车送的,她抱着行李坐黄包车去搭轮船,一个老佣人陪她,陶太太叫老佣人替她买好船票,这样她的责任算是完了。

她一路关心全马路的汽车。她希望陶老爷的汽车正走过，可是看看每一辆都像是老爷的，而每辆又都不是的。

于是进了轮船，经过了海。第二天在刘家转一转，虽然是拜托刘太太留意一个佣人的位子，可是佣人，她会什么呢？不会缝纫，不会烧菜，学吧。但是现在她是只好回家了。

回家怎么办呢？又是半年多，在上海，她嘴已经享受惯所有的上等菜，身已经享受惯软的床好的被，眼睛已经看惯电灯，还有精神上她已惯有车夫的温柔！她过去的耐劳辛苦：嘴，眼，手，身体，现在都在陶家退化了，可是她现在必须回家！

可是她必须回家。于是她上了小轮。

小轮在江里走，江水还是依旧滔滔。她痴想过去，第一次出来，第二次出来，她痛恨，她想跳下江去，不止五六次，可是她又想到了家，想到自己的小孩，想到了丈夫。她觉得她对不起一切，她恨陶太太，她恨车夫，她恨刘太太，她恨上海那班佣人，她也恨自己，她哭，她哭，她要抱住她丈夫哭。她痴呆地远看。于是回看过去，都市确已离远了。她又回忆过去，过去确也远了，同都市一样朦胧，什么都是梦，梦一般的过去了。她现在像噩梦中醒来，在现实的归途中，她将脱下人造丝的衣服，脱下皮底鞋，她要在一丝灯光下搓绳，她要伴丈夫一同下田！她要在矮屋里煮饭，她要一只手抱小孩，一只手提水桶到河里去取水，她要，她愿意，她要船快点走，她要飞！……